

刘裕:以一介寒微之身杀出一条帝王之路

——读《楼船铁马刘寄奴:南北朝启幕战史》

张玉瑶

六朝如梦,成败兴衰,不过300余年。刘裕赫赫战功打下的江山,很快覆亡于子孙。不过或许正因此,刘裕身上也多了一层古希腊悲剧英雄的色彩,让我们在慨叹其传奇人生的同时,对历史的轮回进程有了更深刻的思索。

《楼船铁马刘寄奴:南北朝启幕战史》是一部以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为中心的精彩战记。“寄奴”是刘裕小名,因其幼时家贫,寄养在亲戚家之故。很多人可能都是从辛弃疾词作《永遇乐·京口北固亭怀古》里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的:

斜阳草树,寻常巷陌,人道寄奴曾住。

想当年,金戈铁马,气吞万里如虎。

京口(今镇江)正是刘裕的故乡,当年是与北方民族政权对峙的前线阵地。历史仿若轮回,辛弃疾写下此词时,离刘裕的时代已过去了800年,南宋朝廷重又在北方异族铁蹄的侵略下胆战心惊,和东晋当年所面临的景况一样。不同的是,当年横空出了位有胆有谋的刘寄奴,率军北伐,一举攻灭慕容鲜卑所立的南燕政权,收复北方失土,成就战神威名,引得辛弃疾隔空赞叹,以古讽今。

刘裕为东晋征战多年,直至晚年才废晋帝建南朝宋,可惜“元嘉草草,封狼居胥,赢得仓皇北顾”,子辈不器,国祚不久,仅传四代,致使刘裕本人在古代无数传奇战将中声名不显。但观《楼船铁马刘寄奴》一书所叙,方解辛弃疾所赞并非仅是文学修辞,刘裕其人及其军事才能着实被历史忽略太多,其南征北战,堪称精彩华章者不在少数。本书作者李硕在后记中也写道,之所以专门为刘裕写一部战史,优先考虑的是战争的“可观赏性”。从这一点上说,刘裕的征战史绝对称得上好看绝伦,身处四分五裂、民族杂处的乱世,他前前后后的对手非常多元化,有士族篡位者,有北方各民族政权,有宗教叛乱者,还有昔日盟友及皇室成员,但所谓“乱世出英雄”,这也正给了他机会,让他全方位展现自己的才华,在门阀社会中生生以一介寒微之身杀出一条帝王之路,改写了历史的发展路径。

大器晚成的军事天才

刘裕成名颇晚,30多岁才从戎,加入名将刘牢之统率的镇守京口的北府兵(这也是东晋实力强劲的主力部队),于对抗天师道军的战斗中崭露头

角,此前他只是个家境贫寒、大字不识的普通农民。在他正式出场前的这几十年空当里,作者花了近三分之一篇幅铺陈了时代背景,包括由世家大族掌控的东晋朝政和北方民族政权的更迭。有意思的是,作者选择的叙述起点正是公元369年东晋大司马桓温北伐慕容鲜卑所立的前燕失败(此时刘裕年方七岁),正好处在二者剑拔弩张的交集上,并有意无意间隐隐埋下了草蛇灰线:30多年后,桓温之子桓玄篡晋,刘裕率众起义一战成名,光复晋室威震朝野,其后不久又攻灭慕容氏新立政权南燕,加封战神。这是对刘裕意义重大的两战,从此他从一个普通军官一步步走上权力巅峰。

书中对刘裕数次战斗的过程有相当细致的描述,从人员调配到组织实施,紧张的气氛中充满了可供人反复“观赏”的细节。袭南燕尤其精彩,充分展示了中原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对峙时的优劣势所在。东晋南方军队以步兵为主,运输、粮草历来皆倚靠舟船之利,此前桓温北伐时就一路注重修葺,开辟水道。此番刘裕北伐,却令全军弃舟登岸,进入沂蒙山地行军。看似迷惑,实则是刘裕的一步险棋:对于在平原处行驶的缓慢舟船来说,北方骑兵的速度和冲击力远在其上,堪称降维式打击,但在山地,骑兵部队便难以展开大规模攻势。决战时,为防范骑兵冲破布阵,刘裕又将辎重车首尾相连,筑成铁壁,最终大破燕军,受降的燕军也大大扩充了刘裕的骑兵队伍,为他后来攻下另一北方政权后秦添翼。处于巨大的天然劣势下,以步兵胜骑兵,倚靠的完全是刘裕作为将领的杰出头脑。

对于天师道,刘裕则是另一种战法。天师道借宗教叛乱,长年居于海上,擅长水战,便于逃遁,难以彻底剿灭,遗患多年。公元410年,天师道看准刘裕北伐南燕,建康城守备空虚之际从南方海岸偷袭,尚在北方战场盘桓的刘裕被紧急召回,亦能沉着指挥应战。在陆战同时,注重加紧制造高大的楼船,与敌军展开海战,最终大获全胜。如此短时间内,不同的敌



▲敦煌莫高窟的魏晋南北朝壁画

人,不同的战术,刘裕皆能灵活机动择取其间,除却行伍经验积累,只能说是军事天才使然。

终结门阀政治

作者在后记中提到,刘裕性格内敛,生活朴素,史书对他在军政之外的事迹记录太少,因此很难为他写一部完整、全方位的人物传记。但事实上,仅仅从数次战争及其间隙里,便已可窥见刘裕的典型性格。刘裕身上具有作为军事统帅所需的种种优点,如善于审时度势、军纪严明、作战勇猛、善于用人、果敢自信等,有赌徒般孤注一掷的一面,也有心细如发的一面。这体现在诸多微小的细节中,如诛桓玄克复建康城时,他先派人入宫收集档案图书、看守库存,这对一个文化水平较低的平民武人来说实属难得。还有此前敌军将领皇甫敷被刘裕斩首前曾嘱他照顾家人,刘裕入城后全然照办,可谓守信而宽厚。这些在战记中只是一笔带过之事,但颇可见刘裕本性为人。

然而权势斗争的本来面目毕竟是残酷的。随着晋室愈发昏聩,走向无可挽救的颓势,权力日渐膨胀的刘裕起了取而代之的问鼎之心,开始有计划地诛灭异己,哪怕其中很多还是当年与他一起举义的同仁,哪怕对方并无异心,也为绝患而被斩草除根。从曹魏代汉、司马氏代魏、短暂的桓氏代晋,到刘裕代晋立宋,乱世里的政权迭代仿佛循着同一套非正义的程序,但仔细分别,刘裕和他们实则有着巨大的不同之处:前三者的上位皆倚靠对士族阶层的收买笼络,承认其世袭特权。而刘裕倚靠的是平民武人,将门阀士族排挤到政治舞台的边缘,限制士族特权,自然也无法获得他们的支持。这一区别背后,将是历史的分流。

在南朝启幕的舞台上,如

果说刘裕的骁勇征战是其前景,那么前景则是百年门阀政治之变革。东晋士族高门垄断朝政多年,日渐奢靡腐败,热衷谈玄,看不起军事民政。刘裕当权后,那些随其作战起家、建功立业的军官们成为政坛主导,士族门阀渐渐退居边缘,百年门阀政治终于被军事集团所取代,这是刘裕的胜利为后续南朝以至隋唐奠定的政治基础。关于魏晋门阀政治,已有如田余庆《东晋门阀政治》等诸多经典的研究著作,但多是从高门视角予以呈现,而本书则是从刘裕立场出发,从难得的平民角度去看待和书写这段历史,为门阀政治尤其是其衰败作了一个注脚。我们在书中看到,那些在战场中立功的军官常常当即被刘裕封为掌握重权的地方长官,哪怕之前籍籍无名,这可以说颠覆了当时被高门垄断、已沦为形式的九品中正选拔制度。借这样的机会,寒微平民也得上台(至隋唐后科举制则成为主要路径),为政治带来了活力,中国历史面貌为之一新。在门阀和科举之间,这一军事集团统治结构的过渡作用,也应当得到充分的重视。

战绩之外的人性光彩

本书作者李硕先后毕业于北大中文系与清华历史系,兼具史实考据与叙事文笔之长,一方面保证专业性,另一方面也广征博采,善于讲故事,文本流畅好看。除了刘裕的主线,大时代背景中的其他历史人物,无论篇幅多寡,也都被塑造得有血有肉,颇得六朝志人小说之神。

如前秦皇帝苻坚,虽是氏人,却自小饱读汉家经书,有一个以仁爱感化对手、天下大同的圣人梦。可惜他的对手多是流淌着游牧民族基因的蛮猛之士,讲求成王败寇,没有儒家高标的道德底线,当苻坚在淝水

之战中元气大伤时,他们纷纷乘机背叛和复仇。一度强盛的前秦帝国戏剧性崩溃的过程及后事,在中原帝国数个大一统政权的对照下极容易被忽略,一般历史书的讲述都是从东晋(汉民族史)视角出发,截止于淝水之战的胜利,而这本书却仔细地对其来龙去脉、人物性格予以充分刻画,扭转了人们对苻坚及少数民族政权的刻板认知。如今回头看来,当南方汉人政权萎靡腐败、士人崇尚老庄之学之际,苻坚却仿佛在北境实施了一个承继着儒家传统的文化政治实验,令人称奇扼腕之余,也不由得留下赞叹。

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引用文献材料之广,绝不局限于战争史范畴。或与作者的文学出身有关,这一时代的散文行纪、乐府民歌等文学性材料也都被采纳进来。如随刘裕征后秦的文人的书信残编,作者据他们的描写,从空间方位上精细地重构了在战乱中已成为废墟的西晋故都洛阳,展现了一幅斑驳残缺的故城风情画。自洛阳陷落、晋室南渡,至此已整整过去100年,这些余庆之人重访时恍惚其间,半哀半叹,连我们今日的读者也因身临其境而共情唏嘘。这些文学性的段落看似游离于战记之外,但却为历史车轮碾过的那些无名无姓者的爱与死记下一笔,于光辉彪炳的战绩之外多了人性的色彩,也使得本书成为一部有情之史。

“六朝旧事随流水,但寒烟、衰草凝碧。”全书以王安石《桂枝香·金陵怀古》作结,深意窃然。古诗中叹六朝如梦者不在少数,成败兴衰,不过300余年。刘裕赫赫战功打下的江山,很快覆亡于子孙,政权轮转,直到北方的隋朝才完成统一。不过或许正因此,刘裕身上也多了一层古希腊悲剧英雄的色彩,让我们在慨叹其传奇人生的同时,对历史的轮回进程有了更深刻的思索。



《楼船铁马刘寄奴:南北朝启幕战史》
李硕著
天津出版社出版